

特殊需求孩子家长希望 为孩子创造更好学习环境

受访家长也指出，光增加津贴并不能解决孩子面对的实际问题。而且，每户特殊家庭的问题不同，政策不能一概而论。

杨漾 报道

李显龙总理星期天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表示，政府将提供更多经济援助给特殊需求孩子的家庭。虽然目前没有公布详情，但受访家长都对政府的关注感到欣慰。但他们也指出，光增加津贴并不能解决孩子面对的实际问题。而且，每户特殊家庭的问题不同，政策不能一概而论。

受访家长也呼吁政府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与特殊需求家庭一起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自雇人士江享明(45岁)的二儿子去年被确诊患有自闭症后，一个月的治疗费最高可达3000元至4000元。江享明表示，家里已不能承担昂贵的治疗费用，他因此打算减少孩子的治疗次数。

江享明说：“有特殊需求孩子的家庭，因为一系列的医药费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其他孩子的生活也可能受到影响，我希望政府在给津贴时也能考虑到家中的其他子女。”

苏雪芬(44岁)的一个儿子患有整体发育迟缓症(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她认为，自己是被社会遗忘的一群。“我当初为儿子申请的特殊学校大多只针对自闭症，有学校表示除非儿子有自闭症证明才能录取

他。我们曾经一度感觉无路可走，觉得本地特殊学校给予其他特殊病症孩童的支持相对较少。”

苏雪芬只得送儿子去私人特殊需求学校，但费用昂贵，每月学费约850元。“我希望政府能够给予特殊学校学费至少50%至70%的津贴，减轻家长的负担。”

陈雅琴(47岁)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大脑性麻痹症(Cerebral palsy，又称痉挛症)，行动非常不方便，她希望政府能在更方便的地点建造特殊学校，减少家长与孩子出行的困扰。

另一名自闭儿的家长孙美兰(38岁)则认为，政府应展开跨部门合作来帮助特殊需求社群，而教育部应接手管理特殊教育。

李总理在演讲中表示，目前已有主流学校给予轻微学习困难的特殊需求学生辅助，并计划增加特殊学校和主流学校的学额，提高特殊学校素质。教育部和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会跟社区合作，制订最好方案。

育德小学校长陈源平和南洋小学校长钟蔚芬受访时说，学校向来都为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敞开大门，因此不会特别为他们增加学额。

目前，育德小学和南洋小学分别有近10名和90名特殊需求学生。

叶景安(43岁)的儿子6岁时被诊断患有阿

思伯格综合症(Asperger syndrome)，但由于症状不严重，因此选择进入主流学校就读。但叶景安认为，特殊需求孩子通常成绩不太理想，主流学校却须根据学生的学业成绩作为学校排名的标准之一，因此，主流学校不应该将有特殊需求孩子的成绩考虑在内，“这样孩子和家长就不会有面对可能被要求转校的压力。”

目前，由志愿福利团体开办的特殊学校有20所。裕廊集选区议员洪维能认为，这些学校的水平近年来已明显提升，部分学校也在课程规划和质量方面下工夫。但他也指出，不同学校的课程质量差异仍大。

特殊教育程度参差不齐，也是自闭症资源中心主席的摩绵一加冷集选区议员潘丽萍认为，这是因为“多方援手”的现象。

她以电邮回复本报询问说：“每所特殊学校都由一个慈善福利团体领导运营，并由教育部支持。学校办得好不好，大部分是看领导的福利团体是否有良好的规划。虽然教育部在给予学校津贴方面不遗余力，但却没有积极地与福利团体一起参与策略发展和课程规划。”

潘丽萍也说，这需要双方面的共识和合作意愿。

她也建议，为智障孩童提供教育的特殊学校之间应该更加合作，研究出一套共同的核心课程和教学资源，为这些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

yangyang@sph.com.sg

黄丝带基金主席默默工作 协助囚犯重新融入社会

魏瑜麟 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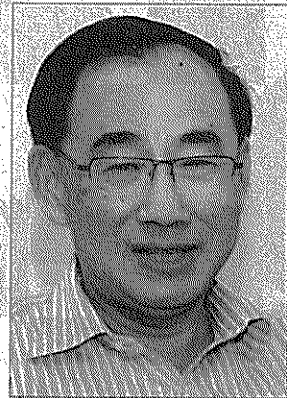
让公众走进监狱享用由囚犯烹煮的丰盛大餐，改变他们对囚犯的刻板印象。“狱中共餐”(Dining Behind Bars)的幕后策划者——黄丝带基金主席陈永祥希望能借不同的方式告诉公众，囚犯也能提供良好的服务，一般人能做到的事囚犯同样可以做到。

由陈永祥(62岁)领导的黄丝带基金(Yellow Ribbon Fund)致力于为囚犯争取机会，通过教育及培训，和帮助他们维护这些囚犯的家庭功能运作，让他们具备条件重新融入社会。

2004年和黄丝带计划同时推出的黄丝带基金为一些组织如新加坡复员援助协会(SACA)、救世军等提供资助，让它们推行一些帮助前囚犯的计划。此外，基金的部分款项也用做助学金，让囚犯在出狱后可以继续升学。

陈永祥觉得，与其把鱼直接送到他们面前，教他们如何捕鱼会更实际。如果社会不给予他们改过的机会，他们就很可能走回头路。“我相信当一个人努力做一件事情时，他们不会愿意轻易放弃。”

李显龙总理在星期天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谈到许多新加坡人不仅只是发表意见，他们也用实际行动跟政府合作，推动他们所关心的项目。他举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旨在协助前囚犯重返社会并减低重



黄丝带基金主席陈永祥希望能改变公众对前囚犯的刻板印象，帮助他们再次融入社会。

犯率的黄丝带计划。

陈永祥推出的“狱中共餐”计划，不只邀请公众走进监狱，享用由囚犯准备的丰盛大餐，还参加囚犯画作的拍卖活动，为黄丝带基金筹款。

目前，黄丝带基金的助学金共帮助了11名前囚犯重返校园，其中一人在读大学，其他的有些在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就读。另外，除了修读全职文凭课程，有些前囚犯也在基金会的帮助下考取驾照、接受餐饮培训，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能，让他们可以维持生计。

帮助囚犯的家属也是基金会的任务之一。

陈永祥举例说，有个男子犯下杀妻罪，被判死刑。他在等待行刑期间，一直担心两个年幼孩子以后的生活。“我们后来找了一名捐赠者，帮他的孩子设立一笔教育基金，让那个囚犯能走得安心。”

“有些人或许会质疑

说为什么我们要帮这些囚犯的家属，不过我们认为，既然那些囚犯已经受到惩罚，所以我们帮助的只是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黄丝带基金提供的援助不仅是在一些大的层面，也照顾到一些细节部分，如为前囚犯提供小额的紧急贷款。大部分款额介于50元至200元。这些钱可用来帮助他们准备面试所需的東西，甚至是为了配一副假牙，数目虽小，可是却能在他们急需钱的时候帮他们一把。

协助前囚犯再次融入社会，不是件简单的任务。在陈永祥看来，黄丝带基金的团队从事的是一份“艰难的慈善事业”，因为和一般的慈善工作不一样的是他们必须保持低调。因为捐赠者不一定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帮助的是囚犯，受益者也有难言之隐。

不过，陈永祥还是希望大家能改变对前囚犯的一些偏见，给他们一个机会，正如他推出狱中共餐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让公众有机会了解囚犯生活。“就算不捐钱，也能捐出自己的时间来帮助他们。”

新加坡监狱署去年推出的社区之友(Community Befriender Programme)计划，就是让义工和囚犯从通信开始，建立彼此的信任，然后为那些缺少家庭支援的囚犯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elynh@sph.com.sg